

為什麼江水綠如藍

葉梅



船行駛在長江三峽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兵書劍峽水域。

夔門是長江最桀驁的筆鋒，夔門峭壁下，江水正進行着一場靜默的涅槃。

暮春時節登白帝城，見兩岸赤甲、白鹽二山將江水擠成一線，赭紅崖壁上垂落的薜荔藤蔓正滴着新綠。這綠原是浸在杜工部詩句裏的——「楓林橘樹丹青合」，千年後卻換了筆法：曾經被控砂船啃噬的江岸，如今覆滿根系交錯的狗牙根，像是給裸露的山岩披了件蓑衣；廢棄的煤碼頭舊址上，三葉木通攀着鏽蝕的鐵架開花，淡紫花瓣落進江濤，化作一尾尾胭脂魚唇邊的碎星。

多年前，我行走長江三峽，渾黃的江水猶如一條黃龍，滾滾向前，但近些年黃龍卸甲，大三峽，一江清水向東流。春天來到大江邊，人們發出陣陣驚嘆，為什麼江水綠如藍？

江水的顏色最是耐看。正午時分明明是孔雀石般的蒼翠，待得雲影掠過，忽又透出汝瓷天青的釉色。令人感慨的是，昔日的長江裹挾着青藏高原的赭色血脈，恰似黃龍抖鱗，將巴山楚水染成渾黃。而今行至三峽庫區，卻見江流如濾過雲母屏風——庫區建成後，泥沙沉降率超百分之七十，年輸沙量銳減至一億噸以下。那些曾讓江水渾濁的懸浮顆粒，如今沉睡在一百七十五米水位線下的淤泥檔案館中，成為研究古氣候的天然岩芯。

長期生活在長江邊的一位老船工指着江心漩渦道，從前搖櫓，槳葉攪起的是泥漿；如今擺渡，能瞧見江底苦草的影兒。水清到三丈深，日頭一照，草葉影子投在青苔石上，可不就是活的水墨？陽光穿透八米深的水層，在沉水植物叢中折射出翡翠光暈，這抹綠，原是泥沙退場後，水體透明度贈予長江的新妝容。

藻墨調色，也可稱作生命共同體的微觀敘事。巫峽深處，藏着調色盤的奧秘。浮游植物群落結構悄然改變：藍藻比例下降百分之六十，矽藻、綠藻開始主導這場微觀水墨展。葉綠素a濃度穩定在理想區間，既非死水般寡

淡，也無赤潮的癡狂，億萬年的青綠山水，在今天更見生機。

巫山十二峰的雲霧裏，藏着另一部「水經注」。

神女峰下的監測站像隻白鷺棲在崖畔，玻璃幕牆映着朝雲暮雨。站內無塵實驗室中，光譜儀正解析江水的秘密：總磷濃度已降至0.15mg/L，葉綠素a的波動曲線，窗台上擱着採集水樣的竹筴，柄上刻着《水經注》殘句——「春冬之時，則素湍綠潭」，而今這綠潭裏又添了新註腳：去年秋汛時，監測到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達氏鱒產卵群。

入夜，無人機的幽藍光點沿江流巡航。熱成像圖裏，江灣處的溫度異常區原是中華秋沙鴨在孵卵，岸邊紅外相機則錄下雲豹飲水的畫面。這些數據終將化作電子帛書，存入「長江生態記憶庫」，與陸游《入蜀記》中「峽中人人家，種田如鑪」的記載遙相呼應。

科船採集的水樣在顯微鏡下顯影：新月藻如翡翠耳墜懸於視野，星杆藻排列成青銅器上的雷紋，窗紋藻的矽質外殼則似微型漢畫像磚。這些肉眼難見的生靈，在江水透明度提升後，集體參與了光的魔術——它們將陽光分解成藍與綠，「滄浪之水清兮」的意境在今天的長江欣然得見。

白帝城博物館裏，兩件文物正在對話。漢代青銅鑿中凝固的，是「涇渭分明」的混沌江水；而現代光譜儀記錄的，則是如琉璃彩般清澈的色譜曲線。這跨越千年的對照，揭示着文明進階的雙重鏡法：三峽電站的沉澱池仿若巨型澄泥硯，每年截留的三億噸泥沙中，有三分之一被製成生態磚反哺堤岸；沿江數十座污水處理廠，則以生物膜技術重現了《天工開物》中「漉泥取水」的智慧。

暮色中的瞿塘峽，晚霞將摩崖石刻染成赭紅。新刻的《長江保護法》全文與李白的「江帶峨眉雪」並立崖壁，無人機在夔門上空噴灑微生物淨水劑，古老刻劃與科技手段共同綻

出生態長卷。此刻終於明白，江水的青綠不是單色，而是自然恢復力與人類敬畏心交織的間色。

西陵峽兩岸，正在進行一場地質診療。曾經裸露的紫色頁岩坡面，如今被地衣織成青灰色絨毯。這些先鋒植物分泌的草酸，如銀針疏通岩層經絡，讓鐵線蕨、海金沙得以扎根。暴雨時節，但見新植的樹樑、黃櫨用根系織就立體濾網，將山洪調教成清溪。

奇妙的是消落帶生態魔術。冬春水位下降時，狗牙根、蒼耳等耐旱植物在裸露灘塗瘋長，形成綠色緩衝帶；夏秋漲水期，沉水植物群落立即接管淨化任務。這種隨着水位起伏的生態接力，正是岩骨生肌，讓長江完成青綠本體的蛻變。

本色歸來，站在三峽大壩觀景台俯瞰，江水正演繹着最深奧的哲學，水色的改變見證了生態文明的進步。

那綠不是妥協的中間態，而是泥沙與清流博弈後的覺醒——當侵蝕模數從每年五千噸/平方公里降至八百噸，長江便卸去了搬運工的重負，重獲抒情詩人的本色。那藍亦非簡單的

物理折射，而是流域生命共同體健康度的顯影：江豚種群數量回升至一千二百四十九頭，牠們銀灰色的脊背劃開碧波，展示了時空之間萬物共生的和諧畫面。當監測船劃過神女峰下的S形水道，聲吶圖譜忽然躍起密集光點——這是五年禁漁後，四大家魚資源量暴漲的生物信號。那些歡悅的精靈，也是人類的幸運。

江風掠過楚辭亭的檐角，帶來上游生態電站的電流聲。恍惚間，似見屈原峨冠博帶立於雲端，將昔日「滄浪之水濁兮」的慨嘆，改寫成新時代的《綠水賦》。而長江用一江青綠作答：真正的治水之道，不在與自然角力，而在還萬物以本真。這澄澈之色，即是江水的重生。

此刻終於懂得，李白為何選擇在彩雲間放舟。若詩仙重遊三峽，大約要擲筆長嘆：這漫江流淌的何止是水？分明是《水經注》的魂魄，《九歌》的骨血，是五千年文明與自然重修舊好的盟書。而所謂「綠如藍」，不過是長江披上了最本真的衣裳——那青綠既是生命的原色，亦是時間的包漿，在億萬年奔流中愈顯溫潤深沉。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櫻花跑道引客來



近日，浙江杭州濱江區聞濤路上的櫻花跑道三千多株櫻花進入盛花期，成為城市亮麗風景線。

市井萬象

新華社



漫談安徽(上)



繽紛華夏 王璟

《國家地理》經常推薦一生必去的一些地方，倘若換做我，會推薦你一生必去一次安徽。至少得去看看安徽黃山。黃山是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、世界地質公園，因松、石之漂亮獲稱「天下第一奇山」，因山勢之險峻獲「五嶽歸來不看山，黃山歸來不看嶽」；黃山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文明始祖軒轅皇帝修煉得道之地，皇帝之山，黃帝文化核心地。所以黃山可謂山嶽界「頂流」，不僅有風景還有靈魂。

倘若你對看風景不感興趣，我仍然會推薦你去一次安徽，安徽的九華山，曾經是道教的洞天福地，之後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地藏菩薩道場，主管消業障、卻災難、度來生。

若你確定心意打算去一次黃山或九華山，那我再建議你在陽春三月去，這時身處江南的安徽，春天正式登場，春天的標配油菜花已聚攏集結完畢，和着薰

風、和着活潑的陽光閃着獨有的亮黃，嫩着，搖曳着，撲面而來。趕往黃山或九華山的路上，順路可以看到，石潭村油菜花開得漫山漫坡，昌溪村開在岸上水邊，南安村開成滿眼滿世界；最經典當屬西遞村，世界文化遺產和油菜花正完美契合。

山巒腳下，一村高低錯落灰牆黛瓦的徽派建築，長在一片明晃晃菜花黃上；三條小河環繞郭外，白鵝麻鴨三兩結伴歡快地在河裏逡巡；河水倒映着黃綠相間的菜畦，也倒映着踏道上汰洗的村婦、嬉戲的孩子、暮歸的老農和黃牛。這畫面年年引來很多人，各地的美術生，「長槍短炮」的攝影發燒友，他們候鳥一樣駐紮村裏，天天坐菜地邊，看晨霧籠罩，看炊煙飄揚，看蜜蜂忙碌。

西遞村口胡文光牌坊在綠樹青山黃花中尤為醒目，因為特立高大雕飾精湛，大理石「黟縣青」在經過四百年洗禮後的此刻越發黝黑清癯，帶着氣勢。這種牌坊在古時候的作用類似現在的紀念碑，主要表彰孝悌貞節或彰顯成就功績。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每逢奇數年的三月，很多英國人會戴上馬戲團小丑式的圓球紅鼻子，不少汽車的前臉也掛上同樣裝飾，這麼做究竟有何寓意？

一切要從一九八一年講起，英國活動家簡·圖森在蘇丹難民營參與救助工作時，不幸患上腦型瘧疾和病毒性肺炎，因當地缺醫少藥，差點踏進鬼門關。這次經歷讓她終身難忘，也促使她決心通過籌款來改善當地人的生活狀況，並且很快就有了一個主意：如果能進行一場活潑有趣、觀眾有參與的慈善活動，也許就能將捐款變得容易一些。比如召集英國知名的喜劇演員和編劇們，排演一些精彩的幽默劇，娛樂大眾的同時更能籌集善款。

圖森說幹就幹，她找到英國家喻戶曉的喜劇演員蘭尼·亨利和喜劇編劇理查德·柯蒂斯，於一九八五年共同創辦了喜劇救濟基金會（Comic Relief）。在英語中，comic relief是一種創作手法，即在悲劇和緊張段落中，加入一些幽默情節，以供調劑觀眾的緊張情緒，像莎士比亞就總把一些滑稽場面注入他的悲劇之中。他們之所以採用這個名字，也是希望人們在觀看喜劇的時候，不要忘記捐助的目的和初心。為了讓活動更具吸引力，一九八八年「紅鼻子日」

（Red Nose Day）正式誕生，首場電視直播活動有超過一百五十位娛樂界名人和喜劇演員參加，觀眾高達三千萬人，意味着將近一半的英國人坐在了電視機前。而英國各地的人們紛紛購買紅鼻子佩戴，收入全數捐獻給慈善事業。今年是「紅鼻子日」創辦三十七周年，其已成功為非洲最窮困地區籌集了數十億英鎊。

當初為何選中紅鼻子作為活動標誌？一方面，它是與馬戲團小丑等喜劇角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。早在莎士比亞戲劇中，為戲劇張力和喜劇效果就創作了多個小丑形象，直到「小丑之父」約瑟夫·格里馬爾迪出現，小丑不再是一個簡單的鄉巴佬，而被提升為滑稽劇的明星，其服飾和妝容逐漸演化成標誌性搭配：白臉，紅鼻頭，象徵醉漢的紅潤膚色，藍色假髮和僕人制服等。

另一方面，紅鼻子如同一個品牌符號，便於宣傳和全民參與。例如每逢「紅鼻子日」前夕，超市、便利店等就把滿箱的紅鼻子放在入口處供顧客購買，通常分海綿、乳膠等不同材質，價格便宜，也易於佩戴，所得利潤會按比例自動捐給慈善機構。公眾甚至可以自發參與設計紅鼻子，在汽車前臉掛上紅鼻子就是有趣創意。

由於「紅鼻子日」創辦以來緊跟時代潮流，常邀請明星大腕，獲得較高關注度。比如二〇一五年，以熱播美劇《權力的遊

戲》劇組策劃的音樂劇為主題，請到了「龍媽」主演艾米莉亞·克拉克、「小惡魔」主演彼特·丁拉基等人，他們的唱詞風趣幽默，自嘲各自在劇內的角色。二〇一七年，聖誕季經典電影《真愛至上》組織主演休·格蘭特、蘿蓮先生等原班人馬回歸，製作了十六分鐘的「紅鼻子日」特輯，講述的是這些主演在十四年之後的人生，讓很多觀眾熱淚盈眶。

然而，「紅鼻子日」不總是一帆風順，近年外界曾出現批評之聲，包括刻板印象化受捐人群、性別平等彰顯不足等。二〇一八年更捲入種族爭議，在BBC節目中播出的一部影片中，工黨黑人議員戴維·拉米（現任英國外交大臣）抨擊喜劇救濟基金會虛偽，經常派一位英國白人名人訪問一個非洲國家，他們懷中抱着飢餓的非洲小男孩照片，儼如「救世主」形象，然後向公眾索募捐款。這種將非洲描繪成充滿貧困受害者的做法令人厭煩。面對外界質疑，喜劇救濟基金會做出積極回應，表示將不再使用飢餓者或病重兒童的圖像來描繪非洲大陸，而是以更正面形象來對抗貧困。

不論如何，「紅鼻子日」傳遞出的正能量還是受到肯定。如同演員休·格蘭特在《真愛至上》「紅鼻子日」特輯中所說，愛可以戰勝一切，不僅僅是浪漫的愛情，也有我們去幫助他人的愛。所以，生活大多數都是以喜劇落幕。

聆聽春天



貝多芬與亞述堅納西合作的曲唱片封面

即逝。每每聆聽此曲，總能被輕而易舉地曳入那一重無憂、歡愉的情景中，忘了煩憂。作曲家本人並未命名這首作品，只是將它題獻給自己的一位藝術贊助人。貝多芬離世之後，音樂評論家因此曲的熱烈與活力，為其取名「春天」並流傳至今。與浪漫派作曲家不同，信奉古典主義的音樂家們通常不太樂意用所謂的「標題音樂」（program music，即用文字來說明作曲家的創作思路和意旨）來框限觀者的想像邊界。確然，若

不理會「春天」這名字，我們可以在這部小提琴奏鳴曲的旋律流轉之間，聽見童年、聽見愛情，或是林畔湖邊的一幢小木屋。

歷來著名的演奏家留下的錄音版本，不論節奏、急緩快慢或是高低起落，都不盡相同，為這部名曲擴闊及延展了生命力。海菲茲與艾曼努埃爾·貝的《春天》，熱情如火；謝霖與魯賓斯坦的《春天》，詩意綿延；我更偏愛的，則是奧伊斯特拉赫與奧柏林，以及帕爾曼與亞述堅納西這兩對拍檔對此名曲的詮釋。帕爾曼是奧伊斯特拉赫的學生，亞述堅納西是奧柏林的學生，師徒間的傳承確有體現在前後相隔十數年面世的唱片中，而更多的是兩代傳奇音樂家詮釋同一作品時顯見的風格差異：前者更重理性，思慮周全；而後者更偏感性，恣意浪漫。

這也正正是音樂的妙趣，既可帶領我們溯流而上，亦能左右顧盼。也因如此，我們雖不得親賞兩百年前的春日盛景，卻能從流傳至今的樂音中，聽見那時的雨霽與花開。